

海天译丛

加缪书店

Kaouthar Adimi

[法] 卡乌特·阿迪米 / 著

孔潜 / 译



Nos richesses



一段尘封往事
邂逅伟人杰作

海天出版社

↑ 海天译丛

加缪书店

Nos richesses

Kaouther Adimi

[法] 卡乌特·阿迪米 / 著

孔潜 / 译

 海天出版社
· 深 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加缪书店 / (法) 卡乌特·阿迪米著 ; 孔潜译. —
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19.3
(海天译丛)
ISBN 978-7-5507-2591-1

I. ①加… II. ①卡… ②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303304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19-2018-004号
Nos richesses
by Kaouter Adimi
© Editions du Seuil, 2017

加缪书店

JIAMIU SHUDIAN

出品人 聂雄前
责任编辑 林凌珠 戚乐也
责任校对 万妮霞
责任技编 梁立新
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39 (邮购) 83460239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6-33183493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20千
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
定 价 42.00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比阿尔

我朝港口跑去

经过泰朗利街区

阳光炙烤着马路。

沙哈街弥漫着茴香酒味。

我在“真财富”

翻看一本书。

——弗雷德里克·雅克·当普勒^①

《远方的风景》

① 弗雷德里克·雅克·当普勒 (Frédéric Jacques Temple, 1921—), 法国诗人、作家。(本书注释均为译注)

总有一天，石头也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所遭受的
不公大声疾呼。

——让·塞纳克^①

《一位阿尔及利亚诗人致他所有的兄弟》

① 让·塞纳克(Jean Sénac, 1926—1973), 诗人, 生于阿尔及利亚, 1955年起, 加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。1973年8月30日, 在阿尔及尔的住处遭遇谋杀身亡。

献给哈马尼街的人们

目录

加缪书店	1
资料来源	232
致谢	236
译后记	237

(阿尔及尔, 2017年)

一到阿尔及尔，你就要沿着倾斜的街巷，上去再下来。你会遇到迪杜什-穆拉德街，众多小巷与之交错，如同跨越上百个故事，几步之外有一座桥，为自杀者和情侣所共享。

继续往前走，离开咖啡馆、小酒吧、服装店和蔬菜市场，快点，继续，别停下，向左转，朝卖花的老人笑一笑，找一棵百年棕榈树靠一会儿，警察会禁止你这样做。你别听他的，跟孩子们一起追逐金翅鸟，然后就到了埃米尔-阿卜杜卡迪尔广场。也许你会错过“牛奶吧”，这家餐厅的门面刚刚翻新过，白天几乎看不清上面的字母，因为天空蓝得近乎发白，阳光

又十分刺眼。你会注意到几个孩子爬上阿卜杜卡迪尔酋长^①雕像的底座，咧嘴大笑，摆着姿势。父母在给
他们拍照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把照片发到社交网络上。
一个男人在门槛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报。你要跟他打个
招呼，问候几句，然后折回去，别忘了看一眼旁边：
银色的大海波光粼粼，蓝得近乎白色，海鸥啼鸣。你
必须注视天空，忘掉奥斯曼风格的楼房^②，路过高耸
狭长的水泥建筑“空中住宅”。

你应当独自一人，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晕头转
向，并看到一切。在有些城市，任何陪伴都是负担，
这座城市便是如此。在其间闲逛，就像漂泊流浪，手
插在口袋里，心情沉重。

你爬上倾斜的街道，推开从不上锁的沉重木门，
抚摸子弹在墙上留下的痕迹。子弹曾扫射过工会会

① 阿卜杜卡迪尔 (Émir Abdelkader, 1808—1883)，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，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和哲学家。1832—1847年间，他与法国人做了长期斗争，被认为是现代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先驱，被部族选举为“埃米尔”，意思是酋长、总督。

② 奥斯曼工程，指19世纪法国塞纳省省长乔治·欧仁·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在位时开展的法国规模最大的都市规划事业。这场改造使巴黎被认为是现代都市模范，也极大地改变了巴黎的都市格局。

员、艺术家、军人、教师、无名氏和孩子。多少个世纪，太阳在阿尔及尔的露台上升起；多少个世纪，我们在同样的露台上度过。

花点时间在卡斯巴哈^①的楼梯上坐一会儿。聆听年轻乐师拨弄班卓琴，揣测紧闭的窗户后面的老妇人在做什么，凝视孩子们同断尾巴的猫咪玩耍，以及头顶和脚下的蓝色，沉入碧海的蓝天，无限延展的油性斑点。我们不会再看到这些，虽然诗人想让我们相信，天空和大海是一块调色板，随时披上玫瑰色、黄色和黑色。

请忘了这里的街道曾被红色浸透，而红色并未被洗刷，我们的脚步每天都陷得更深。黎明时分，汽车还未塞满城市的交通要道，我们能听见远处炸弹的巨响。

而你，你会走朝阳的街道，不是吗？最终，你会来到哈马尼街，也就是从前的沙哈街。你会寻找2号乙，但很难找到，因为有些门牌号已经不存在了。你会

① 卡斯巴哈是阿尔及尔东北部的古城，建于公元前6世纪，位于陡峭的斜坡上，有一段一段的楼梯，1992年被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

看到橱窗上的一行字：读书之人价值倍增。你会面对历史，震撼世界的大历史，以及一个人的小历史，1936年，21岁的爱德蒙·夏洛开了一家名为“真财富”的可借阅书店。

——

最后一天的早晨。夜不安地褪去，空气更加滞重，阳光更为黯淡，城市愈加丑陋。天空布满大块的云朵。一群贫民窟的猫咪竖着耳朵窥伺着。最后一天的早晨，就像一个耻辱日。我们中最胆怯的人加快了脚步，假装什么都不懂。好奇的孩子驻足观望，父母拽着他们的胳膊，催他们快走。

起初，哈马尼街，从前的沙哈街，一片寂静。在阿尔及尔这样一个总是动荡、喧哗，永远处在呻吟之中的城市，如此的寂静实属罕见。接着，有人降下“真财富”书店橱窗上的金属网，打破了寂静。哦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自打阿尔及利亚政府从前

任店主的弟媳夏洛夫人手中收回之后，它就不再是书店了，而仅仅是阿尔及利亚国立图书馆的一个分馆。无名之地，行人极少在门前停留，但我们继续管它叫“真财富”。正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们仍把哈马尼街称作沙哈街。我们是这座城市的居民，所有的故事构成我们的记忆。

“它坚守了80年！”一名被紧急派到现场、饱含激情的年轻记者在黑色封皮的小本子上写道。我们觉得，他长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，让人不放心。这个浑身透出野心的小伙子配不上这家书店。“人寥寥无几，阴沉的天空，阴郁的城市，凄凉金属门帘。”他在水本子上补充道，随即又改了主意，把“阴郁的城市”画掉。他思索着，脸皱起来，近乎痛苦的表情。

他刚入行，父亲是一家大型塑料公司的老板，跟主编达成了一笔交易：雇用他的儿子就买下广告插页。我们透过窗户看着略显笨拙的记者。“比萨店和杂货店之间，夹着一家曾经的书店，名叫‘真财富’，当年著名作家经常光顾。”他咬着笔头，在水本子的边缘草草写道。“（其中有加缪，还有些作家的照片用图钉按在书店的内墙上，他们是谁？爱



德蒙·夏洛、让·塞纳克、于勒·洛瓦^①、让·安鲁什^②、伊姆·布拉希米、马克斯-保勒·富歇^③、索弗尔·伽列罗、埃玛纽艾尔·罗布莱斯……一无所知。

-
- ① 于勒·洛瓦 (Jules Roy, 1907—2000)，法国作家、军官，出生于阿尔及利亚。爱德蒙·夏洛出版过他的多部作品。
- ② 让·安鲁什 (Jean Amrouche, 1906—1962)，法国作家、诗人、记者。1944年，在阿尔及尔创办文学杂志《方舟》(L'Arche)，由爱德蒙·夏洛出版。
- ③ 马克斯-保勒·富歇 (Max-Pol Fouchet, 1913—1980)，法国作家、诗人、艺术评论家。

研究一下。)”

“门外有一段窄窄的楼梯，年轻的阿尔贝·加缪常坐在那里改稿子，楼梯上放了一盆植物。没有人想把它移走。最后的幸存者。（或是最后的见证人？）这家书店兼图书馆保存完好：漂亮的门面安了玻璃，熠熠生辉（查一下‘熠熠生辉’算不算陈词滥调）。”他画上一个句号，然后另起一行：“文化部拒绝回答我们的提问。为何将市图书馆转让给私人买家？我们不能再阅读，也不能再学习了，难道没人关心这一点吗？书店正面的玻璃上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写着‘读书之人价值倍增’，不读书之人不值一文。”他画掉最后一句，接着写道：“正值经济危机，政府认为，应该把这样的地方卖给出价最高的人。多年以来，政府把卖石油的钱挥霍一空，如今各部长喊着：‘经济危机了’‘我们别无选择’‘不要紧，人民需要的是面包，不是书籍，我们卖掉图书馆，卖掉书店吧’。政府廉价抛售文化，却在各个街角建起清真寺！曾几何时，书籍如此珍贵，令人心生敬意，是我们对孩子的许诺，是赠予心上人的礼物！”

记者对文章的草稿很满意，拿着黑封面的小本

子，口袋里插着钢笔，走开了，并没有看一眼“真财富”书店负责借书的阿卜杜拉。后者孤零零地站在沙哈街的人行道上，他身高近两米，虽然拄着木头手杖，还是很威严。他穿着蓝衬衣和灰裤子，肩上搭着一块厚实的埃及棉做的白布，微微泛黄，但干干净净，脸上布满皱纹，面色苍白，嘴部线条分明，一言不发，只用黑色深邃的大眼睛盯着大玻璃橱窗。

阿卜杜拉是个沉默寡言、内心骄傲的人，他在卡比利^①长大，那个年代那里的人从不吐露感情。但是，假如记者花时间询问，老人可能会用低沉平静的语调讲述，这个地方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为何心碎。不，他不会用“心碎”这个词，而会用别的。他会强调愤怒，一边紧紧抓住从不离身的白布。然而，记者已经走远。他在办公室里轻轻吹着口哨，疯狂地敲着键盘，没有意识到口哨声惹恼了同事，他们相互使眼色，心照不宣。

哈马尼街，从前的沙哈街，冬日暗淡的阳光勉

① 阿尔及利亚北部柏柏尔人聚居区。

强照亮街道。商贩们慢悠悠地打开店门，一切不紧不慢。内衣店、杂货铺、餐馆、肉店、理发店、比萨店、咖啡馆……我们朝阿卜杜拉点点头，或轻轻拍一下他的胳膊。我们明白他的感受。在这儿，谁没经历过最后一日呢？孩子们在街上穿行，毫不顾及刚刚粉刷过的人行道，也不管按喇叭的司机。司机们开着庞大的汽车，法国车、德国车和日本车，组成一支国际车队。中学生背着被同伴画得乱七八糟的书包，抽烟，调情。小男孩都穿着蓝色罩衫，纽扣一直扣到脖子；小女孩一律系粉色围裙。他们大声喊叫，呼朋引伴，嬉笑打闹，窃窃私语。

一名小学生撞到了阿卜杜拉，一面含糊不清地道歉，一面把头高高抬起，想迎上这位高大男人的目光，却听见姐姐冲他吼，要是不想挨耳光就赶紧走。一个大脑袋、头发草草束在颈后的女人叫骂道：“你们这群邋遢小鬼。”她拿着扫把，拎着一桶散发化学气味的灰水，清洗人行道。有男孩对她做了一个嘲弄的手势。“你给我等着！”她反击道，哗一下把脏水泼了过去。孩子试图躲避，但米色帆布裤的裤脚还是被溅湿了。他大叫起来，威胁说：“我告诉我妈妈